

蒼水魂

師颺



蒼水魂

師
飜
著

花城出版社

苍水魂

师 飘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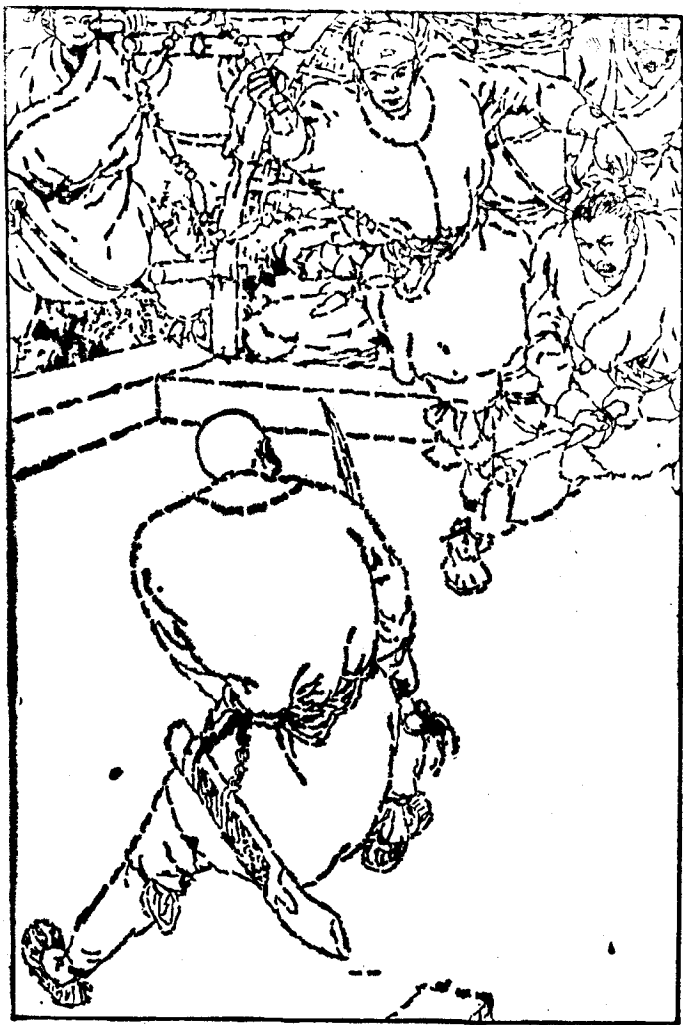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5插页 110,000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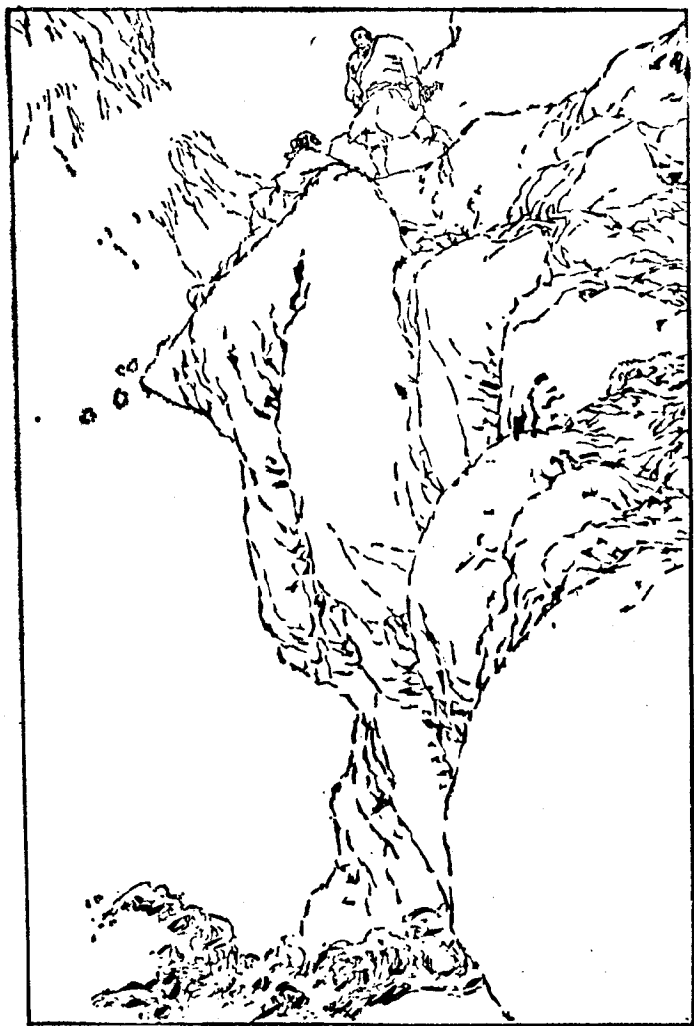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1—5,630册

ISBN 7—5360—0366—8 / I · 342

定价: 2.90元



“喇”地一声，乔装成和尚的徐元戒刀已出鞘，明晃晃，冷森森，刀身光可鉴影，和尚刀尖一点：“单打独斗，还是以五打一？”



几十丈高岩的舍身洞下，潮水如疾驰的烈马，直卷而进。舵公近乎疯狂地凄厉叫道：“别，别推我。我，我说！……”



张煌言勃然大怒，横剑颈上，喝斥道：“居敬，你们若再不走，为师的今天就死在这里！”



张煌言的血像要冲出咽喉，他心里反复念着：“民心未死，民心未死！”



书生突然振声高呼：“我要为天下人除害！”一言说毕，他倏地从衣袖中亮出一柄匕首，高高扬起，朝徐元头顶狠狠刺下。



当罗子木梳洗完毕，启开柴扉时，他怔住了：——王屠敬在夜里就跪在他家门口。



张杰一转身，抓住剑鞘，握住剑柄。然而他不得不硬生生地停止了动作，面对墙壁僵住了，



不约而同地，徐元和罗子木都拔出兵器，如玉振龙吟、声音清越。月光下的空中划出了浑圆柔美的弧光，那是刀和剑脱鞘而出，凌空掠起。

人 物 表

张煌言——字苍水，南明权兵部尚书。

王居敬——张煌言的学生。

罗子木——郑成功麾下参军，后隐居。

史 炳——郑成功部属，打入清军，为清军参将。

杨冠玉——张煌言侍僮。

叶 云——张煌言义军将领。

萧 逸——张煌言义军坐探，教书先生。

段玉湖——张煌言义军坐探，钱庄老板。

赵廷臣——清朝浙江总督。

张 杰——清朝浙江提督。

徐 元——原张煌言义军小校，降清后为游击将军。

杜天辉——徐元结拜兄弟。

洪 定——徐元结拜兄弟。

裴 济——徐元结拜兄弟。

目 录

寻踪普陀山	1
血溅潮音洞	15
夜袭悬岙岛	29
魂系故园	49
男儿到死心如铁	62
南屏晚钟	74
密谋	91
天地一书生	99
血染大戏台	108
刀剑分飞	124
荒郊杀手	139
壮气蒿莱	150
鹤鸣九天	169
海角天涯	178
正气犹剑	200

寻踪普陀山

公元一六六四年的秋天，普陀山白华顶南的灵鹫峰下，那座北宋以来就名著东南的宝陀观音寺里，飘然走出一个和尚。

和尚的身形魁梧，著皂袍、悬戒刀，因而稍稍引起了进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的注目。他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不是本寺的僧人，而是在这个寺里挂单的游方和尚。观音寺是名刹，这样的和尚在普陀已是司空见惯了。

不知是那柄扎眼的戒刀，还是和尚那对如刀锋般锐利的眸子，使得擦身而过的善男信女凛而生畏，似乎和尚身体周围散发出一层杀气。但既然是在宝地，他们一个个还是恭恭敬敬点头合十，以示对佛门的虔诚。

人们还注意到，和尚的神情显出一些沉重和焦虑。

和尚的确是新来普陀山的，宝陀观音寺的方丈得知他是杭州灵隐寺的僧人，款待得十分客气。和尚到寺里挂单后，从不作早课晚修，每天晨出夜归。寺里众僧人觉得奇怪，却又

不敢对他询问，但看那赳赳气度，总觉得他不像个出家人，倒像一名军中的将官。

的确，和尚是一名军官，半个月前，他在杭州穿戴的便是游击将军的服饰。

一天，浙江提督张杰和浙江总督赵廷臣将他召了去，在张杰那间密室书房里，他的心始终是惴惴不安，没有平静过。

赵廷臣先开了口，语调低沉，声音嘶哑：

“徐元，不瞒你说，我和张大人碰上麻烦事了。”他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：“朝廷下了密谕，限二个月内抓获张煌言，不得使他死灰复燃。如果贻误拖宕，我们不仅官职不保，而且……”

赵廷臣没有再往下说，他静静地注视着徐元。

他与张杰交换了一下眼光，意思是该张杰开口说了。张杰想了想，便说：“我们找你来，是想……”他仿佛说不下去，迟疑了。

徐元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定定地望着空中，好像神游天外。谁也猜不到他在想什么。

他只觉得周身的血脉在凝固，那是在听到“张煌言”三个字后。现在不待两个上司说完，他已经准确地猜到了他们召他来的目的。

他惘然的目光触到了张杰逼视来的眼睛，他没办法躲开，这时他听到了令他最怵然的话：

“——捕捉张煌言！”

徐元觉得自己想解释什么，但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张杰似乎很理解他此时的想法，他又开口了，语气里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。

“我知道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差事，你也一直避免和张煌言的人作战。我理解你，所以三都湾海战，我把你留在大营里。但是，今天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我的手下，可以担负这项关系重大使命的人，只有你一人。”

张杰摇了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别以为我是在恭维你，徐元。不错，我们选择了你；而你，也可以进行选择。就是说，你可以答应，也可以拒绝。我不愿意难为你……”

徐元突然站了起来：“我，答应。”

他直瞪瞪地望着张杰，心中却痛苦地在想：“你把话挑得这么明白，我徐元能拒绝么！”

他知道张杰已经算定自己不会拒绝，否则这么机密的大事，他不会轻易启口的。心思缜密的张杰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

张杰太了解徐元了，他知道徐元是有恩必报的汉子，凭着他这五年对徐元的关照和信任，他徐元只有答应。

张杰慢条斯理地说道：

“尽管你与我有过约定，五年来，我没有违反过。不是事出无奈，我也决不会动用你的，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衷。”

他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木然的徐元。

“第一，我的手下，只有你一个人是从张煌言军中过来的，你熟悉那边的一切；而更重要的是，你认识张煌言，你可以确保不会抓错人！”

徐元很清楚，清军将领中因误将他人当张煌言而捕捉了来，被杀头的已有三、四人之多。他明白，就此一点，他已别无选择了。

“第二，我的手下，若论武功和临敌变化，你是首屈一指的。我可以透个底给你，张煌言身边，除了王居敬，还有杨冠玉、叶云！”

徐元心上顿时一凛。王居敬半路出家，弃文习武，无所惧怕；杨冠玉少年英雄，但论经验和老成，那也是要大打折扣，远不及自己。唯有叶云，使一副九节钢鞭，五年前他单身掩护张煌言在芜湖突围，一口气击毙清军将领十一人，使得清军闻鞭色变。

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紧握双拳，站了起来：“末将领令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张杰和赵廷臣交换了眼光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徐元，该你显露身手了。事情是棘手的，但这也是一场泼天的富贵。如今大清天下，只剩下张煌言一支残旅，一旦张煌言被消灭，你那一身功夫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。你总不想一辈子只做个游击将军吧？”

一直没有开口的赵廷臣也发话了：“徐将军，张大人向我举荐了你，我相信你不会令我们失望。”他沉声嘱咐着，“在这件事上，你和我们，荣辱与共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